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詩說解頤字義卷六

明 季本 撰

小宛

一章 鳴鳩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華谷嚴氏以為鶻鵰也即氓詩食葚之鳩郯子所謂鶻鳩氏司事莊子所謂鷽鳩也非斑鳩也陸農師曰鷽鳩多聲故名鳴鳩鳴鳩小物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控於地而已矣今飛鳴戾天勉強故也性食桑葚

三章

螟蛉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蜾蠃細腰土蜂也俗呼蠮螉舊說蜾蠃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為其子其說蓋本陸璣蟲魚疏而范氏解頤新語乃曰近世詩人取蜾蠃之巢毀而視之乃自有細卵如粟寄螟蛉之身以養之其螟蛉不生不死蠢然在穴久則螟蛉盡枯其卵日益長大乃為蜾蠃之形穴竅而出蓋此物不獨取螟蛉亦取小蜘蛛置穴中寄卵於蜘蛛腹脅之間其蜘蛛亦不生不死

久之蜘蛛盡枯其子乃成今人養晚蠶者蒼蠅亦寄卵於蠶之身久之其卵為蠅穴繭而出殆物類之相似者而以為說者考之不精此其為說似嘗究物理者然自莊列揚雄皆有純雄自化類我速肖之說則其來已久而非起於漢儒矣且與詩義相合豈范氏所言別是一蟲而誤指為果蠃歟不然則蜾蠃之與螟蛉有互相育化之理邪姑兩存之

小弁

一章鸒斯鸒烏名斯語辭爾雅謂之鵯鶋郭璞註云鴉烏也小爾雅以為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雅烏白項而羣飛者謂之燕烏今按烏之得名以其純黑也純黑則腹下不白此反哺之烏也若雅則腹下白及頸有白者不可以為烏矣然皆以烏名而北風集傳釋莫黑匪烏亦以為鵯鶋與雅即鴉也豈鴉烏可以通名而其或黑或白則不可以無別鸒斯本以名鴉以其不反哺者言也

何人斯

七章　塤篪皆樂器土曰塤大如鵞子銳上平底似稱錘六孔竹曰篪長尺四寸圍三寸七孔一孔上出徑三分凡八孔橫吹之

蓼莪

一章　莪蘿蒿也一名蕭蒿陸璣曰蘿蒿生澤田漸洳之處葉細科生三月中莖可生食又可蒸香美莖谷嚴氏曰始生為莪長大為蒿莪至長大之時則非莪矣乃

蒿也其始為莪猶可食其後為蒿則無用蔚馬薪蒿
也蒿之尤粗大者也據此則莪蒿蔚本一種也初生
為莪既長為蒿尤大為蔚爾雅則分而為三曰莪則
以蘿釋之其義如前陸璣所云是也曰蒿則以莔釋
之郭璞謂今青蒿香中炙啖者曰蔚則以牡莔釋之
郭璞謂無子者然陸璣牡蒿三月始生七月華華似
胡麻而紫赤八月為角角似小豆銳而長意此似非
無子者既曰無子則蔚又何從生乎故蒿與蔚必皆

莪之所成也華谷之言是矣鹿鳴食野之蒿與菁菁者莪皆此莪與蒿也但蒿之為種多矣蓋草之高者也其草至秋髙大故曰蒿有蘩則白蒿也說見采蘩字義有蓬則蓬蒿也說見伯兮字義有蕭有蓍並蒿屬也詳見曹下泉字義又有艾即艾蒿也爾雅謂之冰臺可以灸而乂病故謂之艾乂病則安故字書訓艾為安此皆詩中所載蒿類之相疑者也故併論於此

三章餅酒器舊說皆以為餅小而罍大惟華谷嚴氏謂餅非酒器如易贏其餅之餅因以罍為罍水在洗之罍而皆云盛水之器則當為以餅汲水而注之於罍是謂貧貽父母之耻也義近卑汚惟以為酒器則卷耳釋金罍者固曰酒器容一石而禮器尊於餅之餅卑賤用之則酒器之小者也蓋以餅取酒於罍而於維罍之耻義不背矣

大東

一章

匕其制如匙雜記云匕用桑長三尺吉禮則用棘蓋用桑者謂喪祭也用棘者吉祭及待賔客也長三尺然後可以載鼎肉而黍稷之匕其制則小也孔氏曲禮疏曰飯黍無用箸當用匕故少牢廩人溉匕與敦註云匕所以匕黍稷也則黍稷之匕與牲體之匕誠不同焉敦即簋之别名也陳氏祥道曰敦量不過三豆高不過一尺則黍稷之匕小矣集傳謂匕以載鼎肉而升之於俎是待賔客之禮也則以大匕言矣但

大東詩意所重在民食之足主於載黍稷耳

五章　漢天河也在箕斗二星之間其長竟天餘詳見雲漢字義○織女在漢旁三星跂足望之跂然而成三角三角即三隅故毛氏曰跂隅貌襄鄭氏以為駕謂更其肆也集傳曰天有十二次日月所止舍所謂肆也經星一晝一夜左旋一周而有餘則終日之間自卯至酉當更七次也

六章　牽牛亦漢旁星爾雅以河鼓為牽牛然李巡孫炎皆

以為二星以漢天文志考之河鼓在牽牛之北則非一星矣○啟明長庚或以為二星或以為一星然經文分東西言之則二星也夾漈鄭氏曰啟明金星長庚水星金在日西故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日將没則西見集傳謂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以其先日而出故謂之啟明以其後日而入故謂之長庚與夾漈說同○天畢畢星也狀如掩兎之畢

七章 箕四星其踵似箕且有舌上二星為踵下二星為舌

踵狹而舌廣○斗六星其方如斗且有柄四星為斗二星為柄箕與斗相連之宿而箕在斗南故稱南箕如壁在室東而稱東壁井在參東而稱東井也斗在箕北而稱北斗義亦如之非謂三垣之北斗也若三垣之斗則常見不隐不但見其西柄而已○翕鄭氏訓引於義難通惟毛氏以為合庶幾近之而亦未詳也蓋翕對張而言箕之舌廣如開張之狀張正所以翕也故以翕言猶治亂而曰亂也舌張欲翕是欲吞

噬於東之意也西揭其柄是欲挹取於東之意也○
觀此詩所叙之星自漢箕以至於畢皆戌亥月夜所
及見之候也而又有蔦傴僂霜之言其必作詩者因
時有感而借以發意歟

四月

六章鶉鳶之大者又名鶚陸農師曰鳶似鷹而大黒色俗
呼皂鳶其飛上薄雲漢三山李氏曰若以為鶉鵲之
鶉則無戾天之理

七章 梜舊説以為梜赤棘也樹葉細而岐鋭皮理錯戾好叢生山中中為車輞如此則不可以言於隰矣華谷嚴氏取曹氏茅始生之説今從之

鼓鍾

一章 淮水出汝寧府信陽州桐栢山至淮安府安東縣入海

楚茨

一章 茨蒺藜也棘刺也經有二棘一名小棗一名蒺藜皆

以其有刺故謂之刺楚茨所言乃茨之刺也華谷嚴氏曰方言凡草木刺人北燕朝鮮之間謂之茦自關而西謂之刺江湘之間謂之棘〇享祀皆祭之通名也或曰享或曰祀或曰祭一而已矣蓋享獻也以禮物獻神之謂也故書傳云奉上之謂享祀字從巳蓋懼精誠之通於神者或有巳時故說文曰祭無巳也祭者與神相交際也其字左從夕肉也右從又手也象右手持肉以獻於神也周禮以祀為祀天神祭為

祭地示享為享人鬼若以互文見意則可若分為專名則不可經中凡言以享者多作享而此章則自古本以至呂嚴諸本亦俱作享惟集傳作饗必傳寫之誤也享古字為亯後人妄作一畫耳享與饗義各不同雖或有通用者而此章之享則本非饗也下章神保是饗之饗從鄉從食謂向之而饗其食也故廣韻曰向也歆也受也饗又為燕饗之饗義與此不同詳見形亐字義

三章俎狀如今神前案卓周設下跗於两端如户閾然故謂之房也陳氏祥道曰高下脩短無文舊圖謂高二尺四寸廣尺二寸不可考也竊意古者席地而坐故籩豆簠簋皆可就食周禮旊人云簋豆皆崇尺則簠籩之崇可知俎以陳牲非席地可取食者宜略高矣俎有薦腥薦爓薦熟之不同腥謂豚解而腥之殊两肩两髀两胉與脊為七體此上古之禮也爓謂體解而爓之又分豚解為十一體以湯爓之而不全熟此

中古之禮也熟則以其所爓者先煑於鑊既熟則以
𦉪重煑之升於俎此近代之禮也既熟於鑊而又易
𦉪以煑之必欲致潔故也内饔疏所謂陳𦉪於鑊西
俎陳於𦉪西南以牲體入鑊時已解訖取於鑊實於
𦉪取於𦉪實於俎者是已又割其餘以制之則有燔
炙之事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逺火之名難熟者近火
故肉則燔之易熟者逺火故肝則炙之燔炙皆爓而
貫炙之燔亦炙也但以逺火近火而異名耳燔炙亦

皆熟之但比熟則更加味而馨香耳俎由鼎升俎有
九鼎亦有九九之下有七有五有三牛也羊也豕也
魚也腊也腸胃也膚也鮮魚也鮮腊也俎之九也去
鮮魚鮮腊則為七俎矣又去其二則為五俎矣又去
其二則為三俎矣此皆正俎天子諸侯大夫士之所
以別也又有陪俎非正俎則膷膮膮之三臛臛者羮
也即鉶羮也牛臛為膷羊臛為膮豕臛為膮又有所
俎所以載心舌而燔炙之皆從獻之物故鄭氏以為

從獻之俎考之禮俎無從獻之名意者其本在九俎而割者歟九俎皆神前之俎神俎之體尸既嚌而反其餘於肵俎者謂之尸俎尸俎之外又有主人主婦祝佐賓長兄弟宗人衆賓及衆兄弟內賓宗婦公有司之俎而楚茨所謂為俎孔碩者則豢執爨而言謂神前薦熟之俎也燔炙則特舉其烹調之美而言以見神之所嗜耳東萊吕氏曰為俎孔碩謂薦熟也或燔或炙謂從獻也燔肉與肝炙豈得謂之孔碩乎是

以俎分大小也亦過於分析矣又牲之升俎意必有盛之之器如膷臐膮之臛盛於鉶也禮家言升牲於俎者似直以俎盛之此以語腥猶可若以語熟則棘七載肉於鼎而升之俎懼其有失脫則執畢乂以臨之特牲饋食註可考也況可在俎而無盛乎無盛則進神之時將移俎以從之乎周禮掌蜃祭祀共蜃器陳氏祥道謂腥曰脤熟曰膰蜃以盛之其說是已但註疏多不以蜃明言於俎耳牛人祭祀供牛牲之盆

謂殺牛以盆盛血亦禮家釋血毛者之所不言也豈可盛肉而不以蜃乎蜃器蓋即今之托盤以蜃為飾而色白故以蜃名耳○豆所以盛内羞庶羞内羞穀物謂飽食糝食之類庶羞牲物如麋鷯鹿麛之類二羞所以盡歡心也○賓客尊者為賓賓長也卑者為客衆賓也按禮家每以諸侯為賓卿大夫為客孔氏疏所謂尊卑異也然又曰賓客相對則别散文則通是亦可以通言也但此以為賓為客别言之似有尊

畢之差耳又按特牲但言宿賓孔氏曰士將祭宿屬吏内一人為三獻之賓不言筮賓也葢擇之於諸臣耳集傳以賓客為筮而戒之使助祭者則與孔疏不同矣○獻酬者賓既獻尸而遂與之相獻酬也交錯旅酬也主人酌賓曰獻賓飲主人曰酢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酬酬導飲也特賓飲一主人則飲二葢欲導賓使飲也賓受之奠於席前而不舉至旅酬而後少長相勸交錯以徧也○笑語言交談時皆懽樂

也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文王世子曰凡祭合語陳氏澔謂旅酬之時皆得言說先王之法會合義理而相告語也

五章

位謂阼階上西南乃主人聽尸命之位及既告利成而後降阼階下送尸集傳於工祝致告之前即為往阼階下西南之位則與儀禮不合矣○工祝致告謂告利成也與前章告嘏辭者不同告嘏在酳尸尸酢主人之時告利成則祭畢而尸遂起矣○皇尸尊稱

之也然上下皆得通稱故特牲士禮而曰皇尸卒爵少牢大夫禮而曰皇尸未實此詩皇尸則天子之稱尸也○徹鄭氏謂諸宰徹去諸饌君婦籩豆而已朱子於論語註則曰祭畢收其俎蓋互相備也

信南山

五章

清酒者清潔之酒美酒之通名此言清酒則鬱鬯之酒也鬱鬱金香草也鬯從米從凵釀米在器之義以秬黍釀酒而條暢故謂之鬯以鬱和之然後謂之鬱

鬯郊特牲云鬱合鬯言合則鬱鬯本二物禮綿以鬯即為鬱金草誤矣葢灌地降神之獻灌與祼同亦謂之祭非指朝踐饋食酳尸之時故用鬱鬯以其氣香可以求神也朝踐饋食酳尸所獻之酒則用周禮所謂五齊五齊用稻秫麴糵為之非鬱鬯也五齊之下又有三酒則諸人所飲之酒也葢五齊皆特釀其味薄鬼神享德不享味唯以致敬而已三酒皆舊釀其味厚甲於五齊則人所飲也三酒之中亦有清酒久

醸最清味比諸酒為尤厚然非祼神之清酒也烈祖既載清酤乃祼神之酒也與此祭以清酒同若旱麓清酒既載則兼祼獻而言鬱鬯五齊矣韓奕清酒百壺則諸人所飲之三酒也故清酒者美酒之通名猶曰𨠬酒既清云耳太古無酒祭用元酒元酒者水也非清酒也元酒又與明水不同明水者潔著之義由月而生故謂之明即周禮司烜氏掌以鑒取明水於月者也後世有酒則明水元酒設而不用周禮司罇

彛疏云欎鬯與齊皆配以明水三酒配以元酒存古之義也○毛鄭氏以為告純血鄭氏以為告殺蓋本楚語觀射父所謂毛以示物血以告殺之言而以示物為告純者則又本於郊特牲毛血告幽全之物貴純之道也此皆未為深明禮意夫純與殺豈可告於神者哉禮所謂血毛告於室者謂薦血也薦血則必當以毛從血而告之以見血本於牲之純耳所重在於薦血也取膟膋則以脂染蕭合黍稷而爇蕭合羶薌

也大意如此祭義云祭之日君牽牲既入廟中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封尚耳者以耳毛為潔也或以為牛耳濕則無病故尚耳殊不知大牢中有羊豕之血亦取其毛以别之豈以無病而耳濕邪其以鸞刀以封膋於卿大夫袒而毛牛之後則固謂卿大夫所殺也而臨川王氏及長樂劉氏乃以為王執鸞刀以親殺此何據邪考之儀禮特牲則曰主人立於門外視側殺少牢則曰主人即位於廟門之

外司馬刲羊司士擊豕宗人告備乃退則士大夫猶視殺而不親刲安有天子而可以自殺牲乎若祭義君牽牲入廟問而殺於神前之說則非所以體先祖不忍聞聲見死之心既辯於廟祀考成矣今其說附於廟制考義末卷

甫田

一章 耘除草耔壅本蓋后稷為田一畝三畎廣尺深尺而播種於其中苗葉以上稍耨草因壝其土以附苗根

壟盡畎平則根深而耐風與旱也此耘田也亦屬省耕之事

二章

社土神亦名后土土以代天生物養人百穀皆土所出故祭社則以稷配蓋后稷能殖百穀而有功於民者也鄭元以為社是五土之神而配以勾龍稷是原隰之神而配以后稷王肅則謂社祭勾龍稷祭后稷皆人鬼也而不以為土穀之神鄭說蓋略近之而亦未盡是也夫稷土所生之一物也以后稷養民功大

故特舉以報之總命之曰社稷五穀已在土中不必以五穀為稷而與社列為二祭也故經傳凡言祭者但言祭社而稷在其中矣祭法曰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大社者即冢土也其位在國庫門之内右周禮小宗伯所謂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者也國社之建亦如之故大王為諸侯時建社亦冢土也王社所在古

無明文崔氏云王社在籍田王所自祭以供粢盛侯
社亦在籍田其說於義為長蓋耕籍終畝之庶人亦
有歲時祭禳讀法之事自宜别立一社也此社既為
籍田而設亦農事也然而一事之社不得與大社國
社同尊宜不以稷配也故西漢及魏有官社無官稷
晋之時有帝社無帝稷官社帝社即籍田之社也而
有社無稷其尚存古之遺制歟陳氏祥道曰王社侯
社國中之土示而已無預農事故不置稷其言不置

稷者則是而謂無預農事則失之矣天子之社又有郊社並稱者則以周禮大司樂澤中之方丘與地上之圜丘相對者也圜丘一名泰壇說者以為南郊之丘方丘一名泰折說者以為北郊之丘是以國之南北郊分二處也然以禮考之則天地本合祭者也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地之氣主宰於天故言上帝以兼之而言郊多不言社也祭法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夫犢角繭

栗者也祭天牛角繭栗而用特牲祭社牛角尺而用大牢令總言騂犢亦主乎天而言也以其合祭故以地從天以地從天則稷之配天即其配社者矣彼圜丘方丘既有此名果何所用哉竊意圜以象天方以象地因形為丘理亦無害但郊社既合自當同壇方圜二丘宜依一處用以為燔柴瘞埋之所而已至於行禮奏樂恐須在合祀之郊而禮家以南北二郊截然分為二祭其果周公制禮之意乎王制云祭天

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以天地社稷並言則天地者郊社之合祭也社稷者大社之專祭也郊社在郊大社在社郊社之位其不同者如此考之召誥周公營洛丁巳用牲于郊牛二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郊用牛二者以稷配天而異牲也社用牛羊豕各一者大牢也因初定大社之位而祭又郊天方以稷配則大社可從略矣不然在禮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謂之皆則社與稷皆異牢也

而安可以一言哉然此為營新邑而告祭非常祭也
求禮意者宜亦從宜焉自合祭之外社皆以稷配也
凡國之農事兵事與夫大故天烖無不祭且告者郊
特牲曰社所以神地之道地載萬物取財於地故敎
民美報焉周禮肆師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大祝國
有大故天烖彌祀社稷大師宜於社設軍社大會同
宜於社建邦國先告后土大司寇大軍旅涖戮于社
此皆社之所宜有事者也而民間之有置社雖與大

社國社大小不同然亦為農事而立猶漢之里社也葢其歲時祭禱讀法之事與籍田之社同但一鄉之社亦猶一事之社也故亦不置稷馬孔氏謂天子諸侯大夫皆有稷則亦仍原隰為稷神之誤耳若甫田二章之所謂社則天子省耕於畿内而所至之方與方神合祀之社葢春祈之事不當與常祭並論矣○方與祊同謂四方之祭也周禮大司馬春獻禽以祭社秋致禽以祀祊月令建戌之月祭禽於四方即其

事也但四方之祭見於禮書者屢矣其義亦多不同而說者卒無定論有以為五官之神者有以為四望者有以為八蜡之百物者隨其文義而求之各有攸宜若強合於一則有不通者葢禮家多以四方為四望與山川並列而四望即望于山川也似不可以為方然小宗伯及司服皆序四望于山川之上則四望之外又有山川矣是以五嶽四海為名山大川而又以山川列其下則為國内山川之小者矣曲禮謂天

子祭四方祭山川諸侯則曰方祀祭山川以四方對
方祀則四方為四望而方祀則祀其方之名山大川
如梁山為晉望江為楚望也其餘山川則亦其小者
矣曰四方又曰山川與郊特牲言祭四方而下又言
祭山川亦猶小宗伯司服之言四望山川也四方固
可以言四望而與社對祀此何禮乎若以四方為八
蜡百物之神則疈辜之小祀而五官之神又人鬼也
皆不應與社相對且五帝之數目逾於四何可以強

合於四方哉竊意方社之方乃四方之合祭即土氣之運行於四時而功用充滿於四方者也但以其質具於地則謂之社以其氣行於天則謂之方其實一也故春初氣尚聚則本其含章而言祭則因壇於社壝而求神於后土秋後氣已分則就其發用而言祭則為壇於郊外而求神於四方皆順氣之聚散而祭之所以不同也聖人知鬼神之情狀故其制禮如此不然則社主春祈方主秋報秋報之方何與於五帝

四望百物式方亦通於上下之祭也但甫田之方則天子省耕而合社以祈耳○田祖即先農謂神農也孔氏曰神農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為稼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今按神農雖嘗為帝而農事由之以起故天子諸侯為民祈報者皆得祀之或據郊特牲疏以為先嗇古之天子而諸侯不得祭殊不知禮父為天子子為士葬以天子祭以士是士亦可祭天子也特其禮物有殺耳況萬世

之人共享農利而為民祈報之祭可以不及乎其說亦太拘矣○琴瑟協比而歌也擊鼓所以節樂也鄭氏釋此蓋本周禮籥章凡國祈年于田祖則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而為之說殊不知祈年乃孟春祈穀于上帝而後及田祖之事專祭田祖則詩宜有頌如豐年之類似不當用豳雅也其曰龡豳雅者但可以樂田畯耳而況此章以田祖合祀社方非祈年于田祖之專祭又安得用樂田畯之樂乎

大田

三章方房也以孚甲初生未合時言與生民既方之訓房者不同彼謂生意初動於房中未有孚甲也孔氏於此則謂米外之房米生於中若人之房舍也孚者米外之粟皮甲者以其在米外若鎧甲○皁以實未堅時言長樂劉氏曰穀粒之生而未充滿曰皁○堅華谷嚴氏曰成實而堅也○好禾之無所損也華谷嚴氏曰禾雖已堅實或大風所偃或淫雨所腐或早霜

所殺之類則損壞不好○稂童梁莠稗草皆害苗者也○螟螣蟊賊皆害苗之蟲爾雅食苗心螟食葉螣食節賊食根蟊陸璣云螟似虸蚄而頭不赤螣蝗也賊桃李中蠹蟲赤頭身長而細耳或說云蟊螻蛄食苗根

四章 騂黑毛氏以為騂牛也黑羊豕也今按牛羊豕者大牢也羊本白牡然亦有黑者故併豕而言黑也來方者謂所至之方非以方為四方之神也蓋天子省耕

至於其地一時報成不能分祭故合田祖於社方而祭之詳見豐年正釋鄭氏則引周禮牧人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之文黝黑也謂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陰祀祭地於北郊及社稷原鄭之意不知以何神為陽而用騂何神為陰而用黝邪即其所謂祭地者而言之則祭法有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地亦用騂而不以黝別陳氏澔固嘗疑之而謂陰祀者或是他祀歟然亦必指小祀

耳孔氏則又遷就鄭說而謂方祀各以其方色牲如大宗伯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元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及牧人望祀各以方之色牲之說然孔子嘗謂仲弓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則魯在東方分青土以立社者也其方望之山川宜亦依方之色而用青矣何為而亦以騂邪竊意周已易命改觀尚赤以為一代之制故祭必用騂以為神之所享在此而豈區區為觀

美哉故小祀不必備禮者則毀事也或用庬可矣而用騂之正禮無間於天地陰陽也禮家附為紛紛之說其必秦承戰國之陋制歟況来方禋祀乃以先農主方社而合祭者也何所取於分方而各以其方之色邪

頍弁

一章 蔦寄生也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赤黑甜美本草曰一名寓木凡桑栁楊楓等樹上皆有之此物自感造

化之氣而生別是一物也○女蘿兔絲也一名唐蔓連草上黃赤如金陸農師曰上有兔絲下必有茯苓其實不屬也淮南子云兔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皆自然者也

賓之初筵

一章 大侯謂燕射之侯主君而言故謂之大抗舉侯而張之也凡射張侯而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至將射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遂繫下綱蓋侯上下左右皆有

舌以維持之而綱則持舌繩也事未至故左下綱未繫其餘皆已繫之於植侯向堂以西為左掩向東也將射則脫束而繫左下綱以射也○射夫羣臣也同以比射夫之耦射禮選羣臣為三耦三耦之外其餘各自取匹謂之衆耦○爵罰爵射以酒為罰者恐其不勝則氣有不平故假酒以樂之耳而勝者之發有的但祈免此爵而已可見射而飲酒非為好飲也舊說謂祈爾爵為求勝以罰不勝則疑於欲人之負者

未為讓道也惟曹氏曰求免於罰爵蓋本射義求中以辭爵之意華谷嚴氏取之其義似勝當射時用酒惟以示罰非有所求也

采菽

一章衮衮衣冕九章之服也凡冕服皆元衣而纁裳故曰元衮衮畫龍於衣九章之第一章也黼繡於裳九章之第八章也九章之服衣有五章裳有四章但言衮黼者各舉其一而以黼協韻虞書孔氏疏曰黼若斧形

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釋器云斧謂之黼孫炎云黼文如斧形蓋半白半黑似斧刃白而身黑黻謂兩已相背謂刺繡為已字兩已字相背也考工記黑與青謂之黻刺繡為兩已字以青黑線繡也據此則黼亦以黑白線刺如斧半白半黑之形矣餘詳見終南

及九罭字義

角弓

八章蠻毛氏以為南蠻髦書牧誓作髳孔氏以為髳在巴

蜀是也今按荆楚以南皆南蠻之地則西與巴蜀連界矣括地志以為古髳國之地有髳州則今雲南楚雄府定遠縣也如此則去周京太遠而安能與庸蜀微盧彭濮同從武王伐紂哉當周之衰荆楚率羣蠻為中國患尤梗王化故以此況之

都人士

二章臺笠陸農師曰臺夫須莎草也可以為蓑又可以為笠則蓑者披於身者也笠者戴於首者也此野人出

田時之服一以禦暑一以禦雨○緇撮緇布冠其制小僅可撮其髻故曰緇撮庶人雖得服委貌而儉者服緇布冠故緇布冠庶人之常服也

瓠葉

二章炰燔并三章炙鄭氏箋謂治兎之宜鮮者毛炰之柔者炙之乾者燔之孔氏疏曰鮮而新殺者合毛炰之若割截而柔者則臠貫而炙之若今炙肉也乾者謂脯腊則加之火上燔之若今乾脯也柔謂殺已多日

而未乾也今按合毛炮之說者多以爓去毛為䑕然爓去毛非包字之義也蓋必以物而包燒之故曰炰亦不必專言以毛包也詳見六月字義燔炙者楚茨箋以為燔肉炙肝疏謂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名以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故肝炙而肉燔也華谷嚴氏又釋之曰燔燒也近火燒之如今之燒肉火焰所及也瓠葉傳云加火曰燔疏以為加置火上是燔燒之也炙瓠葉傳云炕火也疏以為炕舉也以物

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炙之是炙為遠火也此皆因註疏而為說也惟錢氏曰凡肉置火上曰炰爇之曰燔近火曰炙此與前說不同葢以燔為爇之於釜內如今之炒肉也炙為燒之於火上如今之肉脯也其說似亦有理姑兩存之以備考焉但以炰為肉置火上則無以見包字之義耳

何草不黃

四章有棧之車棧閣也閣木於車上故謂之棧車周禮巾

車註云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先儒皆以役車為牛車則棧車駕馬非牛車也而此詩棧車毛氏以為役車者以其出於民言也夫役車在鄉以牛任載者也若行役四方其所載者乃司馬法所謂斧斤鑿鋤之類古之人如召伯之城謝蓋亦用之然必官與之顧直不空役也蓋古者寓兵於農公乘之外不以煩民詳見讀禮疑圖卷三今以遠征非牛車所能任故用駕馬之棧車而賃役於民間故毛氏直以為役車耳

此賦於公乘之外者也而民困甚矣

詩說解頤字義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說解頤字義卷七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璉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王奐憲

謄錄監生臣朱續曾

欽定四庫全書

詩說解頤字義卷七

明 季本 撰

大雅

文王

三章 楨築牆所立兩木也一謂之榦亦謂之榦榦華谷嚴氏曰楨也翰也榦也一物也榦字當作榦傳寫誤作

榦

大明

二章 摯國名奚仲之後任姓仲大任字也傳氏以摯為殷畿內國故云自彼殷商如此則畿內之地亦有以封諸侯者但亦附於遠界如周畿之韓密其地不以列於畿方千里之內耳○京周京以大言也鄭氏謂王季時其居未得稱京師而以為周國之地小别名殊不知自得天下以後追言之則於周地皆得以京師稱耳惟公劉京師之野非天子所居則當别立義耳

四章 洽陽洽水之陽漢置郃陽縣故城在唐河西縣南三

里水經註云郃陽城南有瀵水東流注于河瀵水即郃水也集傳則謂洽水本在同州郃陽縣今流已絶故去水而加邑渭水亦逕此入河據此則郃陽地在河西臨河而渭水自西南來逕其地觀水經載渭水入河而不言與郃水合況謂其流已絶則必無渭流合郃之故道矣然曰在渭之涘涘厓也正以莘國之界言耳故臨川王氏曰郃陽莘國所在本在洽陽必言渭涘者以下章親迎于渭也今按莘本禹後姒姓

在今郃陽縣南二十里此與伊尹耕於有莘之莘不同伊尹之莘史記正義以為汴州陳留縣東五里故莘城是也陳留今屬開封府又有春秋刑敗蔡師之莘則在南陽府裕州地各不同

五章 親迎于渭至於洽陽之渭涘矣諸侯無出境親迎之禮而文王遠至渭涘者蓋周為西伯洽陽猶為境內而況文王尚為世子不嫌於遠逆也○造舟為梁造作也梁橋也作船於水比之而加版於其上以通行

者即今之浮橋也傳曰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爾雅註曰造舟比船為橋維舟維連四舟方舟併兩船特舟單船

緜

一章　古公亶父周本侯爵而稱公者蓋臣子之辭諸侯國內之通稱也亶父居幽之時國勢正弱必未嘗為方伯入為三公於禮不得稱公也古公猶言先公對後日為天子時而言蓋以後人追稱也亶父古公之名

如春秋季孫行父公孫歸父之類皆名也夏商之前未有諱禮人臣對君時常稱君如虞廷稱堯舜為帝也至其後世無謚可舉則臨文之際恒直稱名如史臣叙事而稱粵若稽古帝堯帝舜也古公至周已追尊大王且其時諱禮已行故詩書率以大王稱之此詩周公所作不稱大王而稱亶父者以遷岐之初但知避狄無意於王業之興也故據商禮稱名以見其初為諸侯而尚微耳一說緜之詩文王時所作而周

公舉以告成王也末章附以虞芮質成事蓋錯簡焉

三章

堇孔氏以為烏頭蓋即爾雅芨堇之堇也集傳祖之惟華谷嚴氏以為烏頭毒物不可食安能變而為美獨取内則婦事舅姑以堇荁之說註云荁似堇而葉大說文云堇根如薺葉如細柳蒸食之甘是堇為美菜若毒物安可以之事舅姑乎故堇乃内則堇荁之堇非烏頭也○荼為苦菜亦非蓼屬詳見邶谷風字義

五章 室家人君國中所居也朱子曰國都如井田樣畫為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間一區則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為外朝凡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為市市四面有門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而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焉此國君都邑規模大槩也

七章 臯門應門此殷時諸侯之制意周制亦不甚相遠也禮天子五門雉門當中其外為庫門而臯門在庫門之外其內為應門而路門在應門之內魯有庫雉路

三門殺於天子周禮閽人疏曰魯有三門雉門有兩觀為中門陳氏祥道曰諸侯有臺門無兩觀魯有兩觀為周公故也夫諸侯之制宜得二門臯門應門是也庫臯二門近外故諸侯之外門謂之庫可也謂之臯可也路應二門近内故諸侯之内門謂之路可也謂之應可也明堂位曰庫門天子臯門路門天子應門正以魯之庫門臨外當天子臯門之位路門在内當天子應門之位未嘗言門制之僭天子也而

疏以為二門制似天子非矣魯門之僭天子特在多立一雉而又旁設兩觀耳豈以門名之有不同哉且書有畢門南門則路門之别名也周禮有中門則雉門之别名也爾雅有正門則應門之别名也臯門應門既大王為諸侯時所得為則庫門路門似之不為僭矣

八章 柞舊說皆以為櫟也而鴇羽之栩亦以柞櫟解之謂即今之皂斗子其殼可以染皂皂斗蓋即橡也考之

爾雅則柞與櫟本二木栩釋為杼郭璞以為柞樹而

櫟則釋云其實梂邢昺疏曰櫟以㮊之木梂盛實之

房也櫟實橡也緜之集傳釋柞則以為枝長葉盛叢

生有刺則與所謂皂斗者不同而亦謂之櫟故徐州

謂櫟為杼或謂為栩秦人謂柞櫟為櫟故崔豹古今

註云杼實為橡或以柞為櫟或以櫟為柞或混而為

一名稱之亂久矣故緜之柞即鴇羽之栩有刺者也

晨風之櫟即似㮊之櫟橡也非柞杼也此可以正舊

說之誤矣○棫爾雅以為白桵郭璞註云桵小木叢生有刺實如耳璫紫赤可啖○混夷即昆夷皇矣作串夷一名緄夷史記自隴以西有緄戎漢匈奴傳曰昆夷亦曰犬戎韋昭曰犬戎昆夷之别名今按其地當在豳岐之西

九章

虞芮二國名皆殷時諸侯郡縣志故虞城在陝州平陸縣東北五十里虞山之上古虞國芮城在陝州芮城縣西二十里古芮國閑原在平陸縣西六十五里

即虞芮爭田讓為閑田之所今按平陸芮城俱屬山西平陽府解州在河東通典謂同州馮翊縣為古芮國非也馮翊故城在陝西西安府高陵縣南二里乃河西地去平陸遠史記正義亦辯之矣孔氏謂芮伯為周同姓國亦附會也虞芮質成見文王得諸侯之歸也按毛氏曰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

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争田為閒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

棫樸

一章　璋璋瓚也半圭曰璋鄭氏曰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按禮王一祼后亞祼而云諸臣助之亞祼者后或有故則大宗伯攝之即祭統大宗執璋瓚亞祼之事也而諸臣則又以其助祼將之

事者言之非專指宗伯也周禮玉人祼圭尺有二寸有瓚而璋則半之故曰半圭也陳氏祥道曰圭璋其柄也瓚其勺也柄則圭璋純玉為之勺則玉多石少可矣據此則勺與柄各用一玉也瓚有圭璋之名特以柄玉之全半為别耳玉人云璋厚寸則圭之厚宜亦如之而所謂半者半圭之尺二寸矣又云鼻寸衡四寸註謂鼻勺流也衡勺徑也流者所以流鬯也而二瓚之制可知矣其餘凡流皆為龍口及瓚下有槃

之說則先儒蓋約漢制言之而陳氏辯之固謂古者有圭瓚璋瓚而無下槃有鼻而無龍口矣不必據以為周制焉

旱麓

三章　鳶鴟類按爾雅有狂茅鴟郭璞註謂似鷹而白有怪鴟郭璞註謂即鴟鵂華谷嚴氏曰鴟有二鳶飛戾天者鷹類也亦單名鴟也惡聲之鳥者怪鴟也

皇矣

二章

菑木死者也翳自斃者也死之木妨他木生長為木之害故曰菑生木自倒枝葉覆地為陰翳作之屏之者作起屏除皆去其根使不至於妨物也○灌叢生者也栵行生者也脩之平之者脩治平夷皆理其亂使不至於礙行也○檉河柳似楊而小赤色生河邊椐樻也腫節似扶老可為杖皆屬美材也啓之辟之者啓拓辟開皆以其為無用之散木而去之也○檿山桑材中弓弩其蠶之絲中琴瑟柘亦桑屬弓人取

幹枳為上木理有文亦可旋為器具有用之美材也
攘之剔之者攘抑剔解雖美材亦必去其繁冗使不
為礙也此皆為通道而發

五章

密古密須氏姞姓之國括地志陰密故城在鶉觚縣
西其東接縣城即古密國按鶉觚故城在今平凉府
涇州靈臺縣西五十里與邠州西界相接蓋亦戎翟
間之國阮在密之南界亦近邠之國也張氏曰阮國
名共阮國之地名皆在涇州今有共池即此也

八章馘獲而截其左耳也孔氏曰王藻云聽鄉任左故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罪不聽命服罪故取其耳以計功也○安安程子以為不輕暴即鄭氏徐徐為之不尚促速之意也但文王本以好生為德雖訊其可殺然既出降服罪則欲生之使其心安焉故所當馘者亦安之也○類類聚群神而祭之之名也鄭氏王制註謂其禮亡則固無傳矣故先儒言類者亦每不同或謂因事而類告之或謂類正禮為之或謂二

說文異而意同而爾雅則以為兵祭蓋為釋詩類禡
而發類非專為兵祭也凡攝位出征巡狩皆得謂之
類義取於類聚群神耳類非常祭故異其名而為類
如舜攝堯武王伐商而書皆曰類于上帝又巡狩而
曰柴望宜亦類祭蓋互相備也凡此皆禮之大者鄭
氏小宗伯凡大烖類社稷宗廟註謂類為禱祈禮輕
而略因謂祭饌畧少陳氏祥道亦謂類禮其詳不可
得而知要之劣於正祭與旅也則豈知天下之事尚

有重於攝位出征廵狩者乎故類非輕也以别於常祭而異其名也旅亦旅衆神之名而或以日月或以山川或以水旱或以疫癘之裁有所禱祈而祭此則禮之小者故大祝六祈有類而無旅是以類為旅之通名也小宗伯既為大裁而類則旅也非類也名稱既混宜其說之不通矣周禮於類旅皆言上帝是天子之禮也惟小宗伯大裁類社稷宗廟是告裁之旅而通稱為類也則類之為說可知矣文王雖為方伯

亦諸侯也集傳以其類為祭上帝得非僭天子之禮乎故類者類聚群神之名也文王之類必類其當祭之神如山川方社之類歟○禡軍行之祭也蓋如今祭六纛之神集傳謂至所征之地而祭始造軍法者謂黄帝及蚩尤也此說本於肆師凡大田獵祭表貉註竊意黄帝聖人也蚩尤敢與黄帝拒戰逆臣也而得與於祭此豈先王制禮之所宜乎鄭氏於王制之言禡固謂其禮亦亡而妄取一說以為證其背理甚

矣○臨臨車孔氏所謂在上臨下之名也衝衝車孔氏所謂從旁衝突之名也陳氏祥道謂臨車高衝車大高則可以臨下大則可以突前孫武子曰攻城之法脩其轒轀蓋衝車之類也楚子使解揚登樓車以告宋人蓋臨車之類也竊意臨衝皆臨時所制非田賦所出之革車也然古者寓兵於農所賦惟以兵數而車皆官所自造故能合轒臨衝之直則亦取於賦兵常數之中非使民另為此車以供軍用也

靈臺

一章 靈臺在西安府鄠縣東三十里葢在豐宮東五里通典所謂靈臺鄉豐水上者也

二章 囿即孟子所謂方七十里者也兆有垣故曰囿臺下有囿囿中有沼本在一處三輔黄圖分為三處誤矣

三章 辟廱亦與靈臺同處鄭氏所謂辟廱及三靈皆同處在郊是也靈臺之辟廱文王之學也詳見文王有聲字義○虡業以懸鐘磬者孔氏曰兩端有植木其上

有橫木謂直立者為虡謂横牽者為栒栒上加大板
為飾謂之業刻板捷業如鋸齒也其懸鐘磬處又以
彩色為大牙其狀隆然謂之崇牙樅即崇牙之貌樅
樅然也○賁鼓鏞鐘並詳見廟制考義二卷末廟樂
考成

文王有聲

二章豐即崇國之地在今西安府鄠縣杜陵西南崇即今
鄠縣也西安府唐為雍州雍州西三十里即漢長安

城長安城在今咸陽縣東北二十里括地志云周豐宮在鄠縣東二十五里鎬在雍州西南二十五里徐廣曰豐鎬相去二十五里皆在長安南

五章 豐水出終南山東北流經豐邑東鎬京西至咸陽縣入渭鄭氏曰豐邑在豐水西鎬京在豐水東

六章 辟廱學名也辟璧通廱壅水為澤亦名澤宮古人於此習射又名為序水旋卯以節觀者故曰辟廱古無此名文王時始為之及武王有天下遂因其制而為

天子之學於鎬京焉其諸侯之學則東西南方有水半辟廱之制以其形如半璧故名其宫為泮宫不得復為辟廱矣

生民

一章　武迹敏拇本爾雅釋詁文其傳乆矣而歐陽氏獨不信之故鼂氏謂歐公平日不信符命嘗著書以周易河圖洛書為妖妄今又以生民玄鳥之詩為怪說然張子則曰生民之事不足恠人固有無種而生當民

生之始何常便有種固亦因氣化而有蘇氏亦曰凡物之異於常物者其取天地之氣常多故其生也或異麒麟之生異於犬羊蛟龍之生異於魚鼈物固有然者矣神人之生而有以異於人何足恠哉又曰帝王之興其受命之符卓然見於詩書者多矣河圖洛書生民玄鳥之詩豈可謂誣也哉朱子亦以張蘇之說為然而東萊呂氏亦取之則知歐公所見之不廣矣○禋者精意以享之謂遍於諸祭者也舜典謂禋

于六宗即六宗而言禋耳非以禋為六宗之尊名也

祀亦諸祭之通名禋與祀一也但自致敬而言則曰

禋自盡禮而言則曰祀祀又與祭享並言詳見楚茨

字義

五章

方房也謂生意在房而初動也苞甲而未拆此言其

種之漬也種謂甲拆而種見裒謂抽芽漸長也此言

苗之生也發發莖也秀吐華也此言苗之榮也堅實

固也好不損也此言穀之成也穎垂穟也栗粒大也

此言穀之盛也所謂種之黄茂者如此○邰即㸚也在渭水南郡縣志𨽻城一名武功在武功縣西南二十里古邰國也今屬西安府

八章

豆木為之以薦俎醢詳見伐柯字義登瓦豆也以薦大羮祭天大羹不和臨川王氏曰釋之烝之簠簋尊爵之實也秖俎實也豆登則實以葅醢大羹之器也或言其器或言其實互相備也

行葦

二章 筵亦席也鋪於下則為筵其在上為人所蹈藉者則為重席故鄭氏曰鋪陳曰筵藉之曰席其實筵席可通名也周禮司几筵序天子三重之席有莞席此即鋪陳之在下者也加於上有蒲席有次席此即在上之重席也莞席以小蒲為之蒲席以蒲蒻為之次席以桃枝竹為之不過如斯干所謂下莞上簟而已則燕饗之席固與寢卧之席同也

二章 斝亦爵也夏曰醆殷曰斝周曰爵皆以玉為之但形

飾不同而異其名然皆器之重者也周於養老所以致敬爵受一升斝受六升人之量有淺深故爵之用有大小也

三章敦弓敦與雕通孔氏曰敦與雕古今字之異雕是畫飾之義弓人為弓惟言用漆不言畫則漆工又畫之其諸侯公卿宜與射者自當各有其弓不必畫矣三山李氏曰公羊註云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此言敦弓即所謂天子雕弓也今按大射禮

疏君射大侯大夫射參侯士射干侯恐與尊者為耦故各射己侯君君與賔為耦同射大侯士與大夫為耦同射參侯以其既與尊者為耦不可使之别侯别侯則非耦類故也如此則雕弓亦可用於同耦之賔故統而言之曰序賔以賢况君臣燕射合歡忘分之時非以嚴上下之禮也○鍭鐵鏃之矢名也每射必發四矢故曰四鍭鈞者毛氏以鍭矢三亭孔氏曰三亭者謂三分矢一在前二在後輕重鈞亭四矢皆然

故言四鍭既鈞矢三分一在前二在後三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舍矢發矢也均二耦中均也投壺禮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均則曰左右均是也按純音全二筭為純奇音畸又加一筭則我勝而彼為奇矣左右均皆得二筭相敵也賢猶勝也射以中為儁也○句彀通謂引滿也挾謂手挾之也射禮搢三挾一孔氏曰搢者插也射用四矢故插三於帶間挾一以扣弦而射也每挾一矢今言挾四鍭已徧

釋之也搢三挾一蓋謂卿大夫若其君則使人屬矢不親挾也今按挾者兩物挾一物之名矢在弦之外二指之内故曰挾如樹者如手就樹言其堅正也此禮射不主於貫革

公劉

三章百泉者平凉府北地所出之水皆流入涇至邠州故隋置百泉縣於漢朝那城今鎮原縣地也溥原則為幽京師之野矣據此則經百泉所逝者皆屬豳地也

五章　隰原下濕廣平之通名而豳之原隰詩書尤著孔氏曰禹貢雍州原隰底定原隰屬雍州也公劉居豳度其隰原以治田是豳居原隰之野蔡氏曰其地在豳今邠州

六章　芮一作汭地理志芮水出右扶風汧縣吳山西北東入涇按汧縣今為鳳翔府隴州周禮職方云雍州其川涇汭則汭亦水之大者故與涇並稱也

卷阿

六章

圭璋一用於宗廟鄭氏所謂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是也詳見棫樸字義此宗廟之重器也一用於朝廷周禮玉人所謂瑑圭璋八寸以頫聘使執圭以享於天子執璋以獻於后也皆以半圭為璋又有琬圭牙璋皆天子之瑞節琬圭九寸以治德結好牙璋七寸以起旅治兵皆朝廷之重器也

板

六章　牖取牖有通明之義故集傳曰牖開明也許慎曰在屋曰牕在墻曰牖

蕩

七章　鬼方荆蠻也其俗尚鬼故謂之鬼方唐高祖紀以為夏曰熏鬻商曰鬼方周曰玁狁漢曰匈奴唐曰突厥本一國而異名一説鬼方於漢則先零戎又曰東至浩亹金城金蘭州之地其説皆非也大王避熏鬻之患本在殷時則商亦仍熏鬻之舊未嘗有鬼方之名

也至周始名玁狁耳黄東發以鬼方為荆楚者是也

蓋高宗伐荆楚即是伐鬼方之事說見殷武正釋

柔柔

七章 贅毛氏訓屬蓋以繫屬見其危也春秋公羊傳襄公

十六年會于溴梁大夫盟君若贅旒然何休註曰贅

旒旗旒贅屬之辭按此則贅是贅於其上有危意焉

非贅即是危也

雲漢

一章漢天河也曹氏曰或謂水氣在天為雲水象在天為漢或謂箕斗間為漢津雲出漢津謂之雲漢皆非也夫雲合散不常漢則隨天而轉漢之在天似雲而非雲故曰雲漢也雨者水之施也天將雨其兆先見於漢今按天河以有雲為雨兆夜晴無雲則天河明故曰昭回昭回非雨候也○牲鄭氏謂三牲蓋用特牲或大牢或少牢隨其神之尊卑而用也按左傳謂凡天災有幣無牲而此云靡愛斯牲者孔氏以為設文

之意各有所主彼因日食大小而發言天之見異所以譴告人君只欲改過脩善故據正理用幣於社以告請伐鼓於朝退以自責不宜用牲於社至於水旱荐至禱祀群神以祈福祥遏止災沴者則不得不用牲也司徒荒政索鬼神謂祭祀之也葢偶有災變則事小災變荐臻則事大故其禮不同○圭璧禮神之玉也孔氏曰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祼圭有瓚以肆先王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

射以祀山川皆祭神所用言圭璧總稱又按大宗伯有蒼璧禮天黄琮禮地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之說是或一義也○寧何也集傳每有此訓按華谷嚴氏曰詩多用寧字或訓曾或曰猶偏或為願辭不可執一但此章寧莫我聽則取鄭氏寧曾也之訓下章寧丁我躬則取曹氏寧願辭也之訓二言句法相同而分為二解則不若集傳訓何之為愈耳

五章 魃旱神孔氏曰神異經云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行走如風名魃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一名旱母蓋是鬼魅之物

七章 疚救荒盡力而至於病也蓋統冢宰趣馬師氏膳夫以及左右而言矣人人以救荒為急而於官職之崇卑體統之上下亦散漫而不暇綱維故曰散無友紀毛氏釋趣馬師氏膳夫左右之義歲荒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師氏弛其兵馳道不除祭事不縣膳夫徹

膳左右布而不脩大夫不食粱士飲食不樂此本於曲禮其言互有不同而師氏弛兵膳夫徹膳之言曲禮所無孔氏亦謂其餘不知所出也竊意諸臣之近王者殺禮節財固亦救荒所宜有之事但所以勸王脩德以消天變者宜不止此耳況師氏與趣馬膳夫皆周禮所有之官而師氏掌以媺詔王非掌王門之兵者而謂之弛兵集傳因以師氏為掌以兵守王門者則併經文而誤解矣其言雖可取而移經就傳之

失亦不可不正也

崧高

一章　崧總四岳而言也嶽山之尊者毛氏曰崧高貌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恒堯之時姜氏為伯掌四嶽之祀然爾雅釋山有曰崧高為中嶽則五嶽也而云四嶽者孔氏謂堯之建官立伯主四方之岳不主中岳故堯典每云咨四岳而不言五也竊意自山而言則有五岳自所主之四方

而言則曰四岳觀舜之巡狩止於四岳亦可見矣故
此言嵩高毛傳不以為中岳而以為高貌孔氏以為
此詩之意言維嶽降神祐助姜氏姜氏不主嵩高故
知崧高維嶽謂四岳也三山李氏曰申甫四岳之後
安得指為中嶽凡大而高者皆可名之曰崧○甫中
皆國名詳見王風揚之水正釋本四岳姜姓之子孫
其初各有封國甫封於吕申封在宛但此云生甫及
申指國名者不知其以二賢改封而名其國為甫申

邪抑先已改名邪及考禮記孔子閒居引生甫及申之言鄭氏註謂仲山甫及申伯也而此詩之箋則與毛傳同孔氏謂鄭之註禮在前未得毛詩傳其說是矣且仲山甫者樊仲山甫也豈可與申伯同言於嶽神所生哉

五章　介圭大圭也爾雅曰圭大尺二寸謂之玠陳氏祥道曰王之大圭長三尺則尺有二寸所以錫諸侯者也諸侯之圭長不過九寸錫以尺有二寸使寶之而已

竊意公之命圭為桓圭九寸比於侯伯之命圭各七寸者為獨長此即所謂封圭朝覲會同見王及諸侯相見時之所執也不得用尺有二寸之介圭惟為州牧者則王以介圭錫之故申伯韓侯獨有介圭也鄭氏謂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為寶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下其說是矣集傳以介圭為諸侯之封圭則非矣

烝民

一章仲字山甫名毛傳以為樊侯也孔氏謂樊即陽樊在東都畿內畿內無侯爵傳稱樊侯不知何據竊意纘戎祖考之言則似其先本侯爵而世居輔相之職者樊即左傳王賜晉文公樊邑也杜元凱註樊一名陽樊野王縣西南有陽城野王本河內今屬懷慶府夾溱鄭氏以為陽樊在濟源東南三十八里濟源南與河內相鄰即其地也周平王東遷雒邑去陽樊不遠故以為畿內宣王之前則雒邑在河南樊在河北河

北之地固諸侯之所封也韋昭謂食采於樊亦求其說而不得之辭耳未入畿内之時安得以為采邑而分授卿大夫哉

韓奕

一章 梁山據括地志在同州韓城縣東南一十九里又按其地臨河上當龍門之南西隔漆沮經耀州三水縣而後至豳去岐尤遠非大王遷岐所踰之梁山也孔氏謂梁山在岐山東北則豳之梁山乃為大王之所

踰耳○韓國名即韓城縣地當在梁山西北武王子姬姓左氏所謂韓武之穆也成王時所封本侯爵其後受命為北邊州牧則或成或康其世無可考也為州牧故得稱伯

二章

淑旂淑善也交龍為旂旂之善者故曰淑旂旂蓋諸侯所載也綏章綏垂也即旗竿所注旄牛尾之垂下者以章別貴賤故曰綏章鄭氏以綏為所引登車者則是升車之索不可以屬於旂也旂綏並詳見干旄

字義○簟茀以竹簟為車蔽也錯衡者錯置文采於車衡也並詳見采芑字義○玄衮者以玄為衣而畫以衮龍也詳見采菽字義赤舄赤色之舄諸侯服冕之所著也詳見九罭字義○鉤膺馬婁頷之鉤在其胷前者也鏤鍚者鏤刻也凡眉上曰揚故馬眉上之飾名鍚鄭氏所謂刻金飾之今當盧也孔氏以為鏤金加於馬面之鍚當盧者當馬之額盧在眉眼之上蓋諸侯皆得用之亦並見采芑字義○鞹鞃淺幭謂

以去毛之皮施之軾中而又以淺毛之虎皮幭於軾上也幭者覆蓋之義毛氏曰鞹革也鞃軾中也淺虎皮淺毛也幭覆軾也孔氏以為鞹去毛之皮也軾者兩較之間有横木可憑者鞹鞃者以去毛之皮施於軾之中央持車使牢固也獸之淺毛者惟虎耳幭禮記作幦周禮作𧜨字異義同以淺毛之皮為幭也○鞗革毛氏曰鞗轡也革轡首也今按爾雅轡首謂之革郭璞註謂轡為靶孔氏曰馬轡所靶之外有餘而

盂者謂之革鞶皮為之故曰鞗革曹氏曰以鞗皮為
轡也而其餘盂者謂之革是也○戹與搤同金戹以
金為環纒搤轡首也孔氏謂轅端之木名衡衡即軛
軛上着環以貫轡是也今按古者駟馬凡八轡二服
馬皆有軛則但以四轡纒繫於環驅之使不得出如
所謂脅驅者斯可矣若驂馬之頸不當於衡則皆以
鞗皮繫頸而在内者繫於陰板在外者貫於游環而
金戹不可以言於服馬之轡也互見小戎字義

三章

祖宿餞詳見泉水孚義孔氏曰始行而為祖祭者為尊其往也反則自歸其國非復所尊而亦作祖如始行焉祖與所宿不是一處祖於國外畢乃出宿餞訖然後出宿今出宿之文在餞之上者示行不留於是也故於祖之下即言出宿也○屠盖在鎬京東北之地未詳其處或以為在同州郃谷則太遠或以為即鄠縣之杜陵則其地在鎬京南不當至此也○壺酒器亦尊罍之屬但質而無足禮器註曰壺大一石此

以壺之大者言也云百壺則必小壺矣或瓦或木不可得而知焉酒至百壺可以及衆也○炰鼈鮮魚與六月炰鼈膾鯉同孔氏曰炰毛燒肉也一曰蒸煮之也新殺謂之鮮魚餒則不任為膾鮮魚中膾者言鮮以見新殺也○蔌毛氏以為菜殽也孔氏曰蔌者菜茹之總名釋器云菜謂之蔌故云蔌菜殽對肉殽故云菜殽謂為菹也今按蔌對殽而言則殽為肉蔌為菜通言之則殽可以兼菜果蔌亦可兼魚肉隨文便

耳○筍鄭氏以為竹萌蒲鄭氏以為深蒲孔氏曰天官醢人加豆之實有深蒲筍菹是菹有筍有蒲也筍皆四月生唯巴竹筍八月九月生始出地長數寸煮以苦酒豉汁浸之可以就酒及食蒲始生取其心中入地蒻大如匕柄正白生噉之甘脆煮而以苦酒浸之如食筍法是說筍蒲菹之法也

六章　百蠻蠻夷也追貊北方夷狄之二種在韓之北界其後為玁狁所迫稍稍東遷故漢初其種皆在東北孔

氏曰追貊二種之大名其種非止一國亦是百蠻之大總也按曲禮有東夷北狄西戎南蠻之文此以其分方者言如言蠻貊則為南蠻北貊也總而言之則通名耳故孔氏曰北狄亦謂蠻范氏補傳曰蠻夷可以通稱北可以稱蠻猶西可稱夷也○貔許慎曰虎豹之屬陸璣曰似虎或曰似熊一名執夷一名白狐遼東人謂之白羆○豹孔氏曰毛赤而文黑謂之赤豹毛白而文黑謂之白豹陸農師曰花如錢黑而小

於虎文文豹隱霧七日不食欲以澤其衣毛成其文彩○羆有黃羆有赤羆大於熊餘詳見斯干字義

江漢

五章 秬鬯者裸神之酒也秬黑黍五穀之中黍最美故裸神用之以釀酒其氣條暢謂之秬鬯鬯從米從凵從匕凵者器也匕所以扱也未加鬱謂之秬鬯加鬱謂之鬱鬯鬱鬱金香草也王制曰諸侯賜圭瓚然後為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圭瓚說見棫樸字義○

卣尊彝之屬彝為上罍為下卣居中孔氏曰鬱人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則鬯當在彝而云秬鬯一卣者當祭之時乃在彝未祭則在卣賜時未祭故卣盛之

瞻卬

三章梟與鴟不同梟音驕鴟音枵其聲亦異鴟即鴟鴞鴟者鴞之大名故但言鴟詳見墓門字義陸農師曰梟食母說文云不孝鳥也故日至捕梟磔之字從鳥頭在木上古者天子以春解祠黄帝用梟獍說者以為

梟食母獍食父獍如貙而虎眼黄帝欲絶其類使百
姓用之故後世於歲始祓除凶災取以解祠黄帝漢
使東郡送梟五月五日作羮以賜百官此遺制也又
按陸璣謂鴞肉甚美漢供御物各隨其時鴞冬夏常
施之以其美故也按璣此言與農師相類蓋一事而
誤分耳以梟羮賜群臣所以懲惡而於鴞又復以供
御則鴞雖可為羮炙亦非正味也何必以味美故而
冬夏常施哉其為誤梟於鴞無疑矣梟食母賊害其

親者也鴟攫鳥子而食賊害他人者也故以為哲婦

傾國家之喻

召旻

四章　潰有三訓有訓怒者谷風有洸有潰是也有訓遂者

小旻是用不潰于成是也有訓亂者召旻無不潰止

是也項氏云水之潰者其勢横暴而四出故怒之盛

者為潰怒遂之盛者為潰遂亂之盛者為潰亂其理

一也

五章䟽𥼶米也粺精米也朱子曰九章粟米之法𥼶十粺九鑿八𥼶米一斛治而成粺則九斗矣

詩說解頤字義卷七

詩說解頤字義卷八

明　季本　撰

周頌

我將

一章　羊實柴之羊也周禮羊人凡積共其羊牲鄭氏謂積為積柴疏云積柴實牲幣煙氣上聞也又謂祭天用犢日月以下有用羊者故云維羊維牛而鄭司農於大宗伯實柴註又直云實牛柴則其說不同矣今詳

此詩本祭上帝其牲用犢者也而維羊之文在其上

牛人不言積共牛牲而獨羊人於積言羊則可見實

柴當以羊矣實柴之羊非大牢之羊也

臣工

二章

錢鎛銍三者皆田器也毛氏曰錢銚鎛耨銍穫也管

子曰一農之事必有一銍一耨一銚今按此三器者

必分耕耘刈三用故管子云然錢之為銚說者不詳

世本云垂作銚而宋仲子註為刈則銍本刈器而刈

器又有一銚不知其為何物矣但銚孔氏以為七遥反則即今之鍬也一謂之鍤所以起土可用於耕蓋耜類耳而刈器則惟一銍即今之刈禾短鐮也鎛先儒或以為鋤或以為耨蓋一器而異名也耨六寸柄尺高誘註吕覽云耨芸苗也六寸所以入苗間

豐年

一章 廩者倉之别名韻會曰本作㐭象屋形中有户牖以防蒸熱禮記月令䟽引蔡氏云穀藏曰倉米藏曰廩

則以廩與倉相對為二矣此亦漢儒過於分析之言也蓋廩即倉也韻書恒以倉訓廩則本一名耳但周禮地官有廩人之職設下大夫以掌之而倉人職居其下則以上士掌之是以廩大於倉而下大夫為之長也夫倉人者别是司禄之一職一職之倉不可以並下大夫兼統之倉矣○億十萬也秭百億也凡數皆以十累十其一為十十其十為百十其百為千十其千為萬十其萬為億十其億為兆爾雅註十億為

秭則秭即兆也毛氏則以為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鄭氏不從其說而於伐檀楚茨皆云十萬曰億不為無據蓋古者田方百里於今數為九百萬畒而王制云方百里為田九十億畒是億為十萬矣韻會曰十萬曰億古數也至秦時改制始以萬萬為億而孔氏亦謂今九章筭術皆以萬萬為億故鄭氏之說於古義為合觀豐年之詩幽頌也幽以諸侯方百里提封萬井之國為公田百萬畒舉成數計之畒收

一石八斗爲米九斗總得米九十萬石成之爲百萬則數及秭矣若數萬至萬而又數億至億雖天子百萬井之田以把起數亦不應如此之多况於諸侯高廩所藏之米乎

有瞽

一業簴崇牙詳見靈臺字義樹羽置五采之羽於崇牙章之上也○田鄭氏以爲當作𨌲小鼓也在大鼓旁應鞞之屬也周禮太師註曰先擊小鼓乃擊大鼓小鼓

為大鼓先引故曰𩊚𩊚讀為導引之引孔氏曰經傳皆無田鼓之名而太師職曰奏鼓𩊚註云為大鼓先引故知田當作𩊚其或謂之應或謂之鞞皆别名也若𩊚應之大鼓必路鼓鼓鬼享者此以節樂必有輕重疾徐如鼛鼓薛鼓之節故有小鼓以引之而路鼓則以懸也按夏后氏足鼓殷人楹鼓即建鼓至周始變其制而懸之故謂之縣鼓足承以趺楹貫以柱而懸則垂於簨簴者也凡大鼓不特路鼓凡晉鼓賁鼓

皆懸但此對應𫓧而言則縣鼓當為路鼓或以為晉鼓則恐不然蓋晉鼓鼓金奏者也應𫓧小鼓要之不列於縣以便用也毛氏以田為大鼓則考之不審矣○鞉如鼓而小有柄兩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所以節樂樂未作之先則以兆晉鼓鼓金奏大射禮疏所謂賓至搖之以奏樂者也○磬石磬也在堂下非堂上之玉磬也○柷狀如漆桶以木為之中有椎連底挏之令左右擊以起樂者也圉亦作敔狀

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櫟之以止樂者也○簫編小竹管為之管如遂併兩而吹之者也

潛

一章　鰷白鰷也形狹而長若條然性浮似鰽而白鱣鮪並見碩人正釋鰽鰋鯉並見魚麗字義

有客

二章　信宿毛氏曰一宿曰宿再宿曰信爾雅曰宿宿言再

宿也信信言四宿也

訪落

五章 桃蟲即鷦鷯小鳥也巢於葦苕取茅秀爲巢至精密以麻紩之如刺襪然故名襪雀俗呼巧婦陸璣曰鷦鷯小於黄雀其雛化而爲鵰陸農師則曰其化輒爲鵰鶚集傳釋桃蟲拚飛維鳥亦取化鵰之説而言其始小終大恐不必然蓋但謂桃蟲既爲鳥則能拚飛也

載芟

五章 胡壽也老而有成德故曰胡考或曰老狼垂胡老者有此狀則壽也

六章 且之為訓不同本字初寫反取聊且之義此云匪且有且亦謂非今日聊且為之也毛氏以且訓此則臆說耳又有起語之辭如且夫且如之類亦大畧言之而因以發語也又有訓又如北門終窶且貧之且則遂以為轉語之辭此三訓皆讀如本字其餘則為助

語辭如北風只且君子偕老揚且之類是也又有訓為多貌者如韓奕籩豆有且有客有萋有且之且是也此二訓皆子餘反併附於此

良耜

三章 荼爾雅作蒤謂為委葉即此荼也或以為苦菜非也苦菜雖亦名荼與委葉不同詳見邶谷風字義蓼亦蒤類皆穢草也但陸生則為蒤水生則為蓼孔氏所謂田有原有隰故並舉水陸穢草也集傳則曰荼陸

草蓼水草一物而有水陸之異也今南方人猶謂蓼為辣荼或用以毒溪取魚即所謂荼毒也如此則蓼亦以荼名矣

緇衣

一章 緇衣爵弁之服也禮凡衣與冠同色孔氏曰爵弁之服玄衣纁裳皆緇為之故曰緇衣爵弁其色赤而黑如爵頭然曹氏曰餘皆用布惟冕與爵弁服用絲大夫以上祭服謂之冕士祭服謂之弁其首服弁則衣

用緣故緣衣為助祭之服也今按餘皆用布者謂皮弁服冠弁服玄端服皮弁服鄭氏所謂白布衣素積以為裳也冠弁服鄭氏所謂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為裳玄端服據聘禮則玄端皆玄裳或黄裳雜裳可也陳氏祥道謂齋則衣裳皆玄非齋則裳不必玄而鄭氏以玄端為朝服之衣易其裳而曰上士玄裳中士黄裳下士雜裳又釋玉藻朝服冠玄端素裳陳氏祥道亦謂其無據士之朝服曷嘗用玄端哉詳見淇

與字義○堂基舊說皆以門塾言爾雅云門側之堂謂之塾是堂即塾也葢門之内外夾其東西皆有塾一門凡四塾外兩塾南向内兩塾北向謂之堂則宜有基矣安成劉氏謂詩所指則内塾之基也此本毛鄭彼葢本詩序以繹為賔尸堂在門外而為說也殊不知此非賔尸之詩則當求其文而解之考之禮視壺濯及籩豆明言升自西階則實廟堂之上非門塾之堂也及出而視牲視鼎則出門而在堂基之下矣

此詩之自堂所以不可以門堂言也朱子既辯序之為誤而以此為祭而飲酒之詩安得復以堂從門塾之說乎臨川王氏獨云自堂上而徂基得之矣○自羊徂牛舊說皆以為先小後大非也蓋從韻語耳○鼐鼎鼒者上中下三鼎之别也鼎有大小弇侈之不同故爾雅曰鼎絶大者謂之鼐圜弇上者謂之鼒天子諸侯有牛鼎大夫有羊鼎士則豕鼎魚鼎非用牛者不敢有大鼎也則士大夫之所通用不過鼎鼒而

已言鼏則為天子之禮矣鼎有鼏則覆鼎之巾也故視鼎者舉其鼏也

駉

一章 坰遠於郊野之地也爾雅曰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以其遠近分之固有此別然通言之則均謂之郊可也均謂之野可也郊野者又其通名也○驈皇驪黃驪馬白跨曰驈黃白曰皇本爾雅純黑曰驪黃騂曰黃本毛傳

郭璞曰跨𨇤閒所跨據之處

二章 騅駓騂騏蒼白雜毛曰騅黄白雜毛曰駓本爾雅赤黄曰騂蒼祺曰騏本毛傳郭璞曰騅今騅馬駓今之桃華馬孔氏曰周人尚赤而牲用騂是騂為純赤色上云黄騂曰黄謂黄而微赤此云赤黄曰騂謂赤而微黄祺者黒色之名蒼祺謂青而微黒今之驄馬也今按此驄馬與烏驄不同烏驄乃驪白雜毛之騔也

三章 驒駱駵雒青驪驎曰驒白馬黒鬛曰駱本爾雅赤身

黑鬛曰駵黑身白鬛曰雒本毛傳孫炎曰驒色有淺深似魚鱗也郭璞曰色有淺深斑駁隱粼今之連錢驄也孔氏曰鬛謂馬之騣也駵馬赤色若身鬛俱赤則騂馬故赤身黑鬛曰駵即今之駵馬也雒俗本多作騣字然爾雅有驪白駁謂赤白雜色駁而不純非黑身白鬛也其字定當為雒今按雒與駱不同亦非東山皇駁之駁蓋其色異也

四章　駰騢驒魚陰白雜毛曰駰彤白雜毛曰騢二目白曰

魚本爾雅豪骭曰驔本毛傳郭璞曰陰淺黑色今之泥驄形赤色今之赭白馬魚似魚目也孔氏曰骭脚脛膝下之名謂毫毛在骭而白長名為驔也今按魚目非謂其眼之毦也但多白而似魚目耳又此詩四章所叙之馬凡十六種毛氏謂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而說者因以首章為良二章為戎三章為田四章為駑則分别太過矣經中不言馬之高下而皆曰壯至於車則曰彭彭曰伾伾

曰繹繹曰祛祛亦皆言其有力而能勝車固未見其有四等之分也若其齊力齊色則在臨時分乘而已況駱馬騏駵詩中每稱及之今不列於首章豈可以為非良馬乎故此詩之序馬但言其馬之多而未以高下差也

有駜

一章

駽爾雅曰青驪曰駽孫炎曰色青黒之間郭璞曰駽今之鐵驄也

泮水

七章 束矢古者一弓百矢以賜諸侯者言之彤弓一則彤矢百也惟荀卿兵論以負矢五十箇為一弩則或分百矢為二束也然兵行常一發四矢如孟子所謂發乘矢而後反也葢原其未發時言則通名為束矢耳

閟宫

四章 白牡特言之則牛也對騂剛而言則羊也註家於白牡騂剛之白牡皆祖公羊周公用白牡之説而以為

白牡則指為牛矣而不知公羊之説亦有所本郊特牲曰諸侯宫縣而祭以白牡撃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輅諸侯之僭禮也竊意春秋時諸侯有僭天子者不敢盡當時王尚騂之禮而用殷人尚白之牲以别之世儒因見詩有白牡騂剛之文遂謂周公之牲亦嫌同於天子而從殷尚公羊得之因附會其説於春秋耳而明堂位魯祀周公牲用白牡之云則又漢書陋儒相沿之誤也據此則始用白牡以祭

周公者伯禽也伯禽本明德之君而祭周公以白牡於義何居邪非禮之禮大人必不為也○犧尊以畫犧牛於罇腹而名也王肅謂大和中魯郡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罇以犧牛為尊此不可考信有之則亦末世强家之侈制耳

五章

朱英以飾矛主矛言緑縢以約弓主弓言蓋二矛則飾之而各懸一英重弓則縢之而同納一韔皆置車中此士卒兵車左持弓右持矛而中御者之法故但

舉矛弓二器言於公車千乘之下英矛詳見鄭清人

滕見秦小戎各字義○戎狄詳見韓奕字義荆舒荆

即荆楚詳見殷武字義舒近楚之國魯僖公時猶止

名舒其後分為数種始有舒蓼舒庸舒鳩之號謂之

群舒今廬州府廬江舒城等縣皆其地也近楚而與

之表裏為患蓋自周公時已慮其然矣

六章

泰山在今濟南府泰安州北五里蓋嘗考之魯在汶

南泰山在汶北非周公百里封内後世為魯兼併得

之因以為望及考泰山之南舊有小國曰鑄不知何時見滅其國當依泰山故泰山本非魯封也○龜山名在今兖州府泗水縣東南五里魯故封也龜陰之田在其北○蒙亦山名在兖州府沂州費縣西北七十里在魯之東故曰東蒙

七章

梍山地里攷異以為在兖州東南三十里而一統志則曰在鄒縣西南七十里繹山地里攷異以為在鄒縣南二十二里而一統志則曰在鄒縣東南二十五

里如此則皆非魯封境矣殊不知詩以鳧繹與龜蒙對言則皆魯封内地也必二山之北面舊本屬魯而地里攷異及一統志所傳乃其南面屬鄒者耳

九章

徂徠山名一曰尤來山在今泰安州東南四十里鄘道元曰今猶有美松赤眉樊崇保此山新甫亦山名按後魏志魯郡汶陽縣有新甫山通典漢汶陽故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

商頌

烈祖

一章　清酤即清酒亦用以祼者也詳見信南山字義周人尚臭先灌地以求神於陰而後迎牲殷人尚聲先合樂以求神於陽而後迎牲殷人非不祼也但不行於合樂之前與周不同耳故孔氏以為殷周先後雖異而作樂行祼相去亦幾也

長發

一章　幅猶言邊幅也隕讀作員義與圓同周也華谷嚴氏

曰自其直方言之曰幅自其周圍言之曰員○有娀國名簡狄之母家也自漢以前其地不詳故淮南子以為在不周之北朱子謂其不應絕遠如此是也夫不周山者崑崙之西北也其說信荒唐矣史記正義則以為在蒲州今按蒲州即古蒲坂在鳴條之西蓋緣殷紀桀敗於有娀之墟奔鳴條之語而附會之耳伊訓謂天誅造攻自鳴條朕載自亳則湯之起兵自北亳先伐韋顧昆吾而西直抵鳴條亦不應遠越河

曲渡河而至蒲坂也說者謂鳴條為湯與桀戰處則仁人之兵天下無敵宜必不戰而自屈矣既曰敗於有娀又何必追至鳴條而復戰邪況蒲坂至虞夏之都不遠豈應有有娀之國入於畿内近地邪竊意有娀其即商前舊國而在商洛之地者歟以有娀封商如以邰封周也否則有所不通矣

六章 韋豕韋彭姓顧昆吾已姓見鄭語通典滑州韋城縣古豕韋國郡國志顧城在濮州范縣東二十八里夏

之顧國括地志濮陽縣古昆吾國故城在縣西三十里今按滑州今滑縣屬大名府廢韋城在滑縣東南五十里濮陽漢縣即濮州今屬東昌府韋與昆吾皆夏時之伯至是伯業已衰韋與顧相鄰比周而助桀為虐者也夏桀都安邑今屬平陽府解州鳴條縣在縣北二十里即伊訓所謂造攻自鳴條桀走鳴條蓋亡於此

殷武

一荆楚之荆古荆州也與禹貢雍州荆岐豫州荆河之
章
荆不同雍豫之荆各指一山之名耳荆州之界自荆
山南及衡陽故言荆楚則别於山而為國矣禹貢九
州已有荆州則其封國葢不特自殷始也孔氏曰周
有天下始封熊繹為楚子武丁之世不知其君為何
人據此則殷時之楚本别姓而尚未為芈姓之熊也
楚自春秋初葉以前常以荆稱至周惠王之時魯僖
公元年始改楚號不復稱荆矣然在武丁時已曰荆

楚則雖專名為荆而亦以荆為楚矣葢荆楚一木二名因以為國號其名亦得相通必其地本以翦除荆楚之木而得名歟

二章

氐羌西夷名黄氏曰羌本姜姓三苗之後居三危今疊宕松諸州皆羌地按疊疊溪也宕順慶也松松潘也皆隷四川孔氏以為居秦隴之西而括地志亦云隴右岷洮叢㝡等州西羌也故一統志以寧夏靖虜文縣皆為西羌地但隴西者本犬戎之地其外為西戎

春秋以前非羌地也意者戰國時氐羌日盛而漸併西戎之地歟○享入貢也王來朝也曹氏以為氐羌之國近者以時聘享遠者亦來終王氐羌自謂此商之典常也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此所謂典常也曹氏之說蓋本國語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而以享與王為遠近之差今詳詩意則似戎狄之在荒服者世一見王孔氏所謂遠夷父死子繼及嗣王即位乃來朝也而非來朝之日

凡遇歲貢之時則有貢獻故以獻先於王蓋待戎狄之道禮當如此不必以要荒分二等也而況賓服之享又與要荒不同乎

詩說解頥字義卷八